# 吳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吳論
作者：何去非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何博士備論》

古之豪傑，有功業之大志，其才力雖足有以取濟，而無謀夫策士合奇集智以更轉其不迨，使無失乎事機之會，則往往功敗業去而為徒發者皆是也。

昔東漢董卓之變，豪傑相視而起於中州者，若袁、曹、劉、呂，皆負其奸豪之資，求因時乘變以濟所欲。特孫堅激於忠勇，投袂特起於區區之下郡，奮以誅卓，雖卓亦獨憚而避之。惜乎！三失大機而功業不就，卒以輕敵遂殞其身，由無謀夫策士以發其智慮之所不及故也。

始堅以義從之士起於長沙，北至南陽，眾已數萬。南陽太守不時調給，堅責以稽停義師，按軍律而誅之，人大震服。南陽民籍且數百萬，兵強食阜，而堅不遂據之以治軍整卒，命一偏將西趨武關以震三輔，身扼成皐而定鞏、洛，迎天子而奉之，仗順討逆，以濟其志，乃反棄去。而袁術得以起而收於羈旅之中，以為己資，遂以驕肆。此堅之一失也。

夫董卓之強，天下畏之。袁紹、曹公相與歃血而起者凡十一將，皆擁據州郡，眾合數萬，然無敢先發以向卓者，獨曹公與其偏將遇，遂以敗北。而堅獨以其兵趨之，合戰陽人，大破其軍，集其銳將。卓深震憚，乃遣腹心詣堅和親，咸令疏其子弟勝刺史郡守者，悉表用之。向使堅陽合而陰伺之，差其宗親苟勝軍事者皆列疏與焉，使得各據土握兵以大其勢，徐四起以蹙之，則其取卓易於反掌。不知出此，乃怒辱其使，誓必誅卓，使之憤懼，遂殘汙洛陽，劫持天子，西引入關以避其鋒而窮其毒。此堅之二失也。

夫兵以義動者，其勢足以特立，則何至於附人？苟唯不能而有所附，必其德義足以為天下之所歸往者，然後從之。袁術徒膺藉世資以役天下，其驕豪不武，非托身之主也。堅

已驅卓而收復雒陽之殘壞，不能阻山河之固，因形勢之便，以觀天下之變。乃還軍魯陽聽役於術，為之崎嶇轉戰以搏黃祖，卒殞其身於襄、漢之間，無異士伍。此堅之三失也。夫一舉事而三失隨之，則其功業違矣。

孫策壯武，術略過於其父，又有周瑜、魯肅之儔以輔其起。惜乎，堅之不善基也，使其不得奮於中原以竟天下。然策一舉而遂收江東，為鼎足之資，使之不死，當為魏之大患。策之不得起於中原，非其智力之不逮，蓋袁紹已據河北，曹公已收河南，獨無隙以投之故也。以劉備之間關轉戰，至於白首，不獲中州一塊之壤以寓其足。而策乃能以敝兵千餘渡江轉鬬，不數歲而席卷江東，此其過備遠矣。權之勇決進取，無以逮其父兄，然審機察變，持保江東，於權有焉。

夫三國之形，雖號鼎足，而其雌雄、強弱固有所在：魏雖不能遂並天下，蓋不失其為雄強；吳、蜀雖能各據其國，然不免為雌弱。權惟能知乎此，是以內加撫循，而外加備禦而已。時有出師動眾，以示武警敵者，北不逾合淝，而西不過襄陽，未嘗大舉輕發，以求僥幸於魏。而魏人之加於我，亦嘗有以拒之，未嘗困折，是以終權之世而江東安。由是觀之，則權之為謀，審於諸葛武侯之用蜀矣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